

· 最后定本 ·

塔里的女人

无名氏（卜乃夫）著



上海文

无名氏（卜乃夫）著

塔里的女人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权)图字：09-2001-200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塔里的女人/无名氏(卜乃夫)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1.7
(无名氏作品系列)

ISBN 7-5321-2264-6

I.塔… II.无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 IV.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25026号

责任编辑：陈朝华

封面设计：麦荣邦

塔里的女人

无名氏(卜乃夫)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：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：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：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4.75 插页 2 字数 101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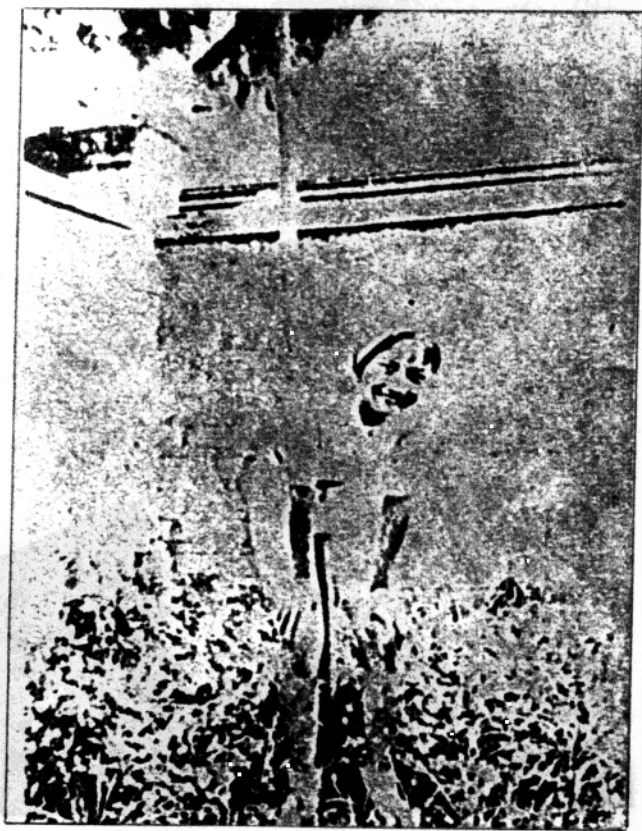
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100册

ISBN 7-5321-2264-6/I·1817 定价：10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9178575



《塔里的女人》女主角黎薇的真人瞿依小姐在园子里所摄芬影（详阅照片说明）



《塔里的女人》女主角真人瞿依女士
自感憔悴时所摄小影

藍草姊：看我這
的樣子，可以原
諒我不寫信吧
？我的友情我永
不會忘記的。
華媽

瞿依女士字迹



瞿依女士与两个孩子

图片说明

《塔里的女人》女主角黎薇，真名瞿依，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是名满全校的美女。我一直想找她的照片，却“踏破铁鞋无觅处”。说也凑巧，大概上帝怜悯我的“寻寻觅觅”吧！后来竟“得来毫不费功夫”。事情经过如下，当年著名国际评论家罗吟圃兄是我好友，《塔里的女人》书名就是移花接木，借贷了他的一篇散文佳作的名字，而男主角所以名罗圣提，我是借了他的姓，又贷了他的好友曾圣提的后两字（曾是圣雄甘地学生，曾在后者身边学习数年），这就看出我俩的交情了。六陆易帜，他们夫妇移居香港，想不到他的妻子陈蕴华女士竟与瞿依成为闺中膩友，时相过从。但蕴华完成了一件又残忍又慈悲的几乎可算惊人之举，交往十几年，她居然绝不让我知道我已把她的故事公开于百万读者面前。也许这也算是我佛绝大慈悲吧！瞿依若看完《塔》，不知道会怎样恨我哪！再说，千千万万读者已为此书洒泪，她亲阅它后，更不知九曲回肠

寸，断到什么程度！其痛苦又是怎样惨不忍睹。因为，数十年来她浑身血淋淋，创口好不容易才多半结疤，现在又逼她回到淋血状态，这多么可怕！蕴华绝对保密确是有道理的。而瞿依的“悲观症”大约已病入膏肓，这才绝不看任何小说。

后来瞿依全家迁南美洲，若干年后她病故，但蕴华仍怀念她。她与吟圃移民美国洛杉矶，我们恢复通讯后，某日，我忽接她一帧照片，说这就是我遍寻已久的瞿小姐，是这位大美人的一座园子里拍的。她戴白色头巾，着白衣，假傍着一棵树，微弯着身子，似在抚弄花草。相片虽年代久远，泛晕黄色，真形相当模糊，但残露的依稀可辨的美丽的轮廓，单是她那派潇洒出尘的风度，鲜致的生命光彩，气韵生动的灵性，虽不好说是倾国倾城，也够得上天姿国色了。我为我本人及本书读者庆幸，这位曾风传千百万人之口的美女，总算翩若惊鸿，一显庐山真面目了。

对这幅若隐若显几乎接近模糊的美人轮廓，我自不满足，遂函请蕴华寄我更清晰的。数年后，她又寄我三帧摄影。一张是瞿依中年照片，片后有五行字，是：“蕴华姊：看我憔悴的样子，可以原谅我不写信吧！你的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的。嫣华”。从字迹看来，她的心情很乱。她为什么自称嫣华？是否与蕴华要好后，才取此名？

据蕴华有一次来信说，因为瞿依婚后一直思念周善同，（《塔里的女人》男主角罗圣提的真名，）依旧热爱他，丈夫唐子长恨极，有时就毒打她。在香港时，有一回，她把浑身伤痕露给蕴华看，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后者几不忍卒睹。从这些事看来，婚后的她，不知度过多少凄惨的岁月！比《塔里的女人》所写的真象要悲痛好几倍。

唯一安慰她的或许是孩子。蕴华寄来相片中，有一帧是瞿依与二子小照。两个孩子相貌出众，一望皆知异常聪颖。她也露出笑容，这或许是她真正愉快的时刻。她的双眼仍放射一片略带“魔”性的魅力，而这点“魔”，或许是她痛苦婚姻的变形、提炼。

1985年11月，我赴美国演讲，在洛杉矶吟圃家中住了几天，可算欢聚，畅叙，详见拙作散文《橘子》。蕴华说家中还有一些瞿依的资料、照片、信件，及其他。将来应属于我这个最有资格的保存者。等她有闲暇，她会抽空整理出来，寄给我的。尔后她当真捆扎了一个小包。但尚未寄出，就生病，被霍金生病所纠缠，记忆也丧失了，竟不知这个小包置于何处。我那忍麻烦这个病人去细找？数年前她逝世，接着，去年12月，吟圃也物故了。据说上午还嘱咐女佣侍他洗个热水澡，沐后，躺在睡椅里休息，过了些时候，女佣来看他，发现他已睡“过去”了。这倒很幸福。从小睡到永睡，无病无痛，而且沐浴后，浑身一定感到很舒服。他享年九十一岁，算是长寿了。我为失去我最敬爱的老友而悲伤，又为他“无疾而终”觉得安心。至于瞿依那一小包资料，现在已属微不足道的小事了，虽说仍感有点遗憾。

必须申明的是：《塔里的女人》的故事完全真实，仅结尾补充了一点情节，又在开首作了点化装，那是为了艺术效果。

我原本想搜寻善同青年时的相片，那应该是飒爽英姿，相当帅气的生命，可惜并无结果。在红色政权时代，善同曾任长沙卫生局局长。他妻子陈女士一度托人与我联系，我却未把握住机会。等我托湖南文联友人打听她家地址、

电话时，回信是无迹可寻。今春忽得简单通知，说善同近已病故，却又不写地址，我只得望纸长叹：与此公西安一别，已五十四载，不料那一别就是永别了。但我仍得万分感谢他与他的故事，他毕竟助我完成一件小小艺术品，历经半个世纪的考验，它穿越狂风暴雨，甚至一场台风，今日依然光辉无恙的存在。而每一想起“文革”期间那几十万册《塔》的大陆手抄本，我总是多少有些受宠若惊的感受。

1

一千九百四十四年春天，在写完《北极风情画》的两个月后，我感到一种出奇的闷郁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因我不大清楚。也许，这是一种周期性的情绪潮汐作用吧！这段时期，常常的，好些日子，我不能看一行书、写一个字；有时候，接到朋友来信，都懒得拆看一下，就擦根火柴，把它烧毁了。我不相信友谊，我不希望友谊，同时，我也不以为人间真有什么友谊。过去，我因为把它的价值估计过高，结果，不是捱骂，就是受骗。世界像一艘快沉的船，每一个搭客只顾救自己，连向别人投同情的一瞥全不屑，更何况伸出手？我想：“世人大多是自私的，这是宇宙间的天经地义，不同是：有的人明白自己自私，有的却连这点‘明白’都没有而已。”我承认我自私，我明白我自私。为了叫别人少受我的自私所损害起见，我只有寻求孤寂，设法远避人群。当然，这种想法、做法，是相当接近厌世者的风格了，我可不管！

生活太单调了，想找点刺激。西安是一片荒城，没有半点刺激可得，我不禁想起华山。我暗自思量：去年在华山休养半年，

曾经治好我的脑病，并且，无意中找到《北极风情画》这样的材料。现在，脑病似乎又发了，我何不再找华山这位医生？这样，不仅可以休养精神，说不定还会寻到类似《北极风情画》的新题材，那么，我不又可以给西安读者谈点新鲜故事么？生命太短，新故事难得。假使我真能从旅行中觅取一些人生的珍珠宝石，即使拿整个生命做万一代价，也是值得的。

计议既定，这年阳历四月中，我当真又访华山去了。在所有朋友中，它是唯一值得我崇拜、留恋的友人，它对我永远忠实、坦白、不变。任何时候，只要我愿意找它，总可以得到若干安慰的。

这一次登华山，我在峰顶只盘桓四天，就下来，寓居玉泉院。我所以不愿意像去年住在峰巅，一来因为天气冷，二来因为太空寂。目前，我虽然讨厌人群，却还不想完全离群索居。玉泉院位于山脚，按华山观点，虽算山下，从城市观点看，却又算是山上了。我最爱玉泉的，是它的泉水。它终古常新，透蓝，净极了。此时，日光已很温暖。一早起来，在红色朝阳光里，我冲到山涧溪流中，作裸体冷水浴，水像大理石似的，给我又冰冷又光滑的刺激。这种冷水灌背的痛快，比火热夏天吃冰淇淋还妙。我觉得自己新鲜极了，也圣洁极了，我的裸体比圣女还神圣，还纯洁，沐浴以后，我踱到附近村中豆腐磨坊内，喝一大碗新鲜豆浆，加了许多糖，顺便向农人买两个新鲜鸡蛋，搅入豆浆里，借农家灶火，加工煮熟。村中有几条牛，我偶尔毛遂自荐，替他们牧放，骑上牛背，远远跑到华山脚下草场中。我带了一些美味奶油糖，挟一本小说，抵目的地后，跳下牛背，让它静静啮草，自己却仰躺草地上看书、吃糖。这段时期，我最爱读纪德。这位法兰西当代大散文家给我的印象，直似清晨一场泉水浴，鲜致极了，也凉快极了。我像啜饮清凉泉水似的，读他的“大地的粮食”和“新的粮食”。

我轻轻朗诵着：

在枝头雀跃的斑鸠，在风中摇动的枝条，吹侧小白船的海风在掩映于枝叶间的海上，顶上泛白的波浪，以及这一切的欢笑，蔚蓝，和光明，我的妹妹，是我的心在对自己讲述，在对你讲它的幸福。

我偃卧在地上。我的近旁是树枝，排满了鲜明的好果实，直垂到草地上，它点触青草，它擦过、它抚摩最柔嫩的草穗。一阵鸠声的重量在把它摇曳。

我朗诵着，朗诵着，就昏睡在阳光里，浑身说不出的舒服。

午后，我把全部时间消磨于玉泉院花园内。或躺卧陈抟老祖的鼾睡处，或坐“无忧亭”，或是栖止玉泉畔。花园内，到处是泉水声，无论看书、写作、思想、走路，都听见水音。我似乎并不生活在人间，而是活在泉水中。我满心满眼嘹响着泠泠水。我好像“华尔滋之王”的史特劳斯，获得“蓝色多瑙河”一曲的灵感，思想里充满水，水，水，……

晚饭后，我不是和道士谈天，就是傍溪水散步。我欢喜躺在一块洁白大石上，听泉水悠悠流。水声空灵，瑰丽，仿佛不是沿我脚下流，是贴着我心口流。并不是它挨着我心上唱，而是一个女孩子轻轻偎着我耳侧唱，唱一些美国黑人所爱唱的原始情歌，最最单纯的，也最最浓艳的。

生活里尽是泉水，没有尘土，自然有一种出奇的静，高洁。住不到一星期，我的情绪就沉下去了，我觉得，自己渐渐懂得生命了。我爱这种静，这种超然。在这片氛围下，我的心情似乎极宜写作，只是一时还找不到素材。

这一星期内，情调如此和平，生活直是一条宁谧川流，无波

无浪，唯一稍引起我好奇的是：每个晚上，几乎都做着同一的梦，梦见一泓美丽而忧郁的提琴声，感动得我想流泪。

庙里一些道士大都很俗气，我和他们几乎谈不出所以然。其中只有一个老道，例外的有点吸引我。这老道年约五十左右，须发斑白，额上皱纹重叠，似乎藏满了深沉的忧患。他的大眼睛异常阴郁，经常总爱迷茫的眺望远方，不大愿意看人。居常无事，他爱躲在房内看旧书，或坐在泉水边沉思，一直保持深深的沉默，不大轻易启口。偶开口，也是两问一答，或唯唯否否，不说具体意见。据道士们说，他入山时日并不太久，但相貌举止，却比任何道士更像道士。别的道人苦修一辈子，还不能培养出闲云野鹤的风度，他并不锐意苦修，意态行止间，天然就现出潇洒大方，超凡脱俗。

这老道本名业已湮灭，法名觉空，这名字更像和尚。实际上，他对佛教的兴趣，远过于道教。在他房里，我就发现不少佛经。他平日读书，也以佛经为多。听别人说，他所以皈依玉泉，与其说是为了修道，不如说是爱华山这片净土。入夏以后，他打算搬至山顶长住，不想再下来了。

我对觉空，一天天的发生兴趣。像一个采矿师，从他身上，我呼吸到一种矿的气息。我想：“这个人身上，总藏着一点什么宝矿，要不，他绝不会有这种吸引力的。”自然，这吸引力，也只是对我而言，别人不轻易感到的。

有一天，我沿溪边漫步，发现一件小小怪事：觉空独坐溪旁，不时把一片片枯叶轻轻投入水中，看它悄悄流下去。他沉迷于这份境界，脸上显出苦笑。他这样继续了半点钟，有几十片枯叶随水流走了，他才叹了口气，站起身，返回庙内。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在附近。

这天以后，我对他更注意了。苦恼的是，这个人不大轻易开

口,尽可能装聋做哑,好像什么也不懂。我用尽方法,想和他攀谈,总办不到。他的嘴巴似乎已封上几道锁,没有特殊钥匙,无法开启。他大约早已发现我在注意他,一见到我,就有点回避的样子。无论在哪里,免单独和我相处。平常,我偶然上他房里去,他只是世故的接待我,不愿意和我真谈什么。我即使问起他的过去,他也把话题岔开,或者糊糊涂涂答:“唔,唔,我忘记了,我记不清了。……”

他越是沉默,回避,我越是穷追不已。我用千方百计巴结他、笼络他、接近他,他只在礼貌上对我表示友善,却始终不想和我谈一点正经事。

对于这位沉默的怪人,我简直束手无策了。我开始感到苦闷。

苦闷中,一个月夜,我独坐房内,看窗外月亮,缅想人生中的许多神秘事。四个多月前,我在落雁峰巅,邂逅那位怪客,他用“北极风情画”故事,在人生中为我打开一扇窗子,逼我看清窗外一些神奇现象。这些现象,过去虽常出现身边,我却从未窥出深刻的意义,直待这怪客开了一扇窗子后,素日最平凡的事,这才显示特殊的光辉,独特的意义。

现在,觉空能不能在人生中给我打开另一扇窗子呢?

我渴望参透生命中的一些神秘、特殊、玄奥。

月光太美,我不想睡。我凭窗坐着,脸孔浸入月光中。

不知何时起,远处传来一阵朦胧音乐声。我侧耳倾听,有点像提琴。

“多怪,这提琴声好熟呀!”

我细想一下,恍然大悟:

“对了,每天晚上,我常常梦见提琴声,想来这大约不是梦了。”

看看表，已是午夜，庙里的人早已熟睡了。

“这样深的夜里，哪里会有人拉提琴呢？并且，这一带是乡间，哪里会有人能拉提琴呢？——这难道真是梦么？”

我站起来，徘徊室内。我揪了揪头发，很痛。我摸摸心，在跳。这一切不像梦，我此刻并没有睡。过去，我常在夜里梦见这样的琴声，但今晚实在并不是梦。

为了察看这琴声究竟是我的幻觉，还是实有其事，我悄悄走出庙门，信步顺着琴声传来处踱去。

真奇怪，一出庙门，琴声居然没有了。

“这大约真是我的幻想了。”我想。“或者，是我神经过敏。”

我怔了一会，正想回庙，怪极了，琴声又响了。

“真他妈的遇见鬼吗？”

我索性不动，端坐庙门外草地上，守候琴声的出没。

琴声当真在响，似乎远远的，远远的，远远的，……

我仔细搜寻，看琴声究竟是从哪儿发出的，搜索不久，就寻到了。它来自远远的一座松林中，靠西的华山脚下。

月光明亮极了，整个华山下的原野，袒裸银色胸膛，路径异常清晰；我踏着月色向前走去，一点不困难。这时，一阵阵夜风吹来，我浑身说不出的清凉。那提琴声越来越响，连每一滴颤音都听得很清楚。我开始发觉：我所听到的，不仅是提琴声，而且是极优美的琴韵。按我过去的现场音乐经验，很少享受过这样的好提琴；如以国内器乐演奏水平作标准，无论就技巧或情感说，全已接近罕有的境界，没有十年以上“功夫”的人，不要梦想有这种成就。

“真奇怪！在这样偏僻的地方，竟会出现这样高明的提琴家，并且是在这样深更半夜奏琴。看来，过去每夜所梦见的琴声，全是他在这里奏的了。”